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
五四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貢生臣周世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四

唐

李

延

壽

撰

齊本紀上第四

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小字闡將姓蕭氏其先
本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晉元康元年惠帝分
東海郡為蘭陵故復為蘭陵郡人中朝喪亂皇高祖淮
陰令整字公齊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

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為南蘭陵人也皇曾祖
傷字子武位即丘令皇祖樂子字閔子位輔國參軍宋
昇明中贈太常皇考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
仕宋為漢中太守梁州之平以功加龍驤將軍後為南
太山太守封晉興縣五等男遷右軍將軍元嘉二十四
年殂梁土思之於峨公山立廟祭祀昇明二年贈散騎
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高帝以宋元嘉四年丁卯歲生姿
表英異龍顏鍾聲長七尺五寸鱗文徧體舊宅在武進

縣宅南有一桑樹擢本三丈橫生四枝狀似華蓋帝年數歲好戲其下從兄敬宗曰此樹為汝生也儒生雷次宗立學於雞籠山帝年十三就受禮及左氏春秋十七年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被黜徙豫章皇考領兵防守帝捨紫南行十九年竟陵蠻動宗文帝遣帝領偏軍討沔北蠻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蕭思話鎮襄陽啟帝自隨初為左軍中兵參軍二十九年領偏軍征仇池破其武興蘭皋二壘遂從谷口入關未至長安八十里梁州刺

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助帝攻拔談捉城魏救兵至帝軍力疲少又聞文帝崩乃燒城還南鄭後襲晉興縣五等男為建康令有能名少府蕭惠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為洛陽北部時人服其英今看蕭建康但當過之耳宋明帝即位為右軍將軍時四方叛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及在東諸郡皆起兵明帝加帝輔國將軍東討至晉陵一日破賊十二壘分軍定諸縣及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歸魏遣從子索兒攻淮陰又徵帝

討破之索兒走鍾離帝追至黠黠而還除驍騎將軍封
西陽縣侯遷巴陵王衛軍司馬隨鎮會稽江州刺史晉
安王子勛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明帝
遣帝討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討帝軍容寡闕乃編棧
皮為馬具裝折竹為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
戰而走還除桂陽王征北司馬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
事及張永等敗於彭城淮南孤弱以帝為假冠軍將軍
持節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鎮淮陰遷南兖州刺史加

腎五州督北討如故明帝嫌帝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帝當為天子明帝愈以為疑遣冠軍將軍吳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以賜帝帝戎服出門迎懼鴆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帝即酌飲之喜還明帝意乃悅泰始七年徵還都部下勸勿就徵帝曰主上自誅諸弟為太子幼弱作萬歲後計何闕佗族惟應速發事緩當見疑今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明帝崩遺詔為

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
彥回領軍劉劭共掌機事尋解衛尉加侍中領石頭戍
軍事元徽二年五月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於尋
陽朝廷惶駭帝與褚彥回等集中書省計議莫有言者
帝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
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因索筆下議餘
並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依舊
遣軍據梁山帝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

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加帝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軍加鼓吹一部築新亭城壘未畢賊前軍已至帝方解衣高卧以安衆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負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水戰大破之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衆俱不知其別率杜黑蠡急攻東壘帝挺身上馬帥數百人出戰與黑蠡拒戰自晡達明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

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帝執燭正坐厲聲呵止之如是者數四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航王道隆劉劭並戰沒初劭高尚其意託造園宅名為東山頗忽時務帝謂曰將軍以顧命之重此是艱難之日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劭不納竟敗及賊進至杜姥宅車騎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冠軍將軍沈懷明於石頭奔散張永潰於白下宮內傳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天下事敗矣帝遣軍

主陳顯達任農夫張敬兒周盤龍等從石頭濟淮問道
自承明門入衛宮闕時休範典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
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期赴休範投名者千數及至乃是
帝隨得輒燒之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先昨皆已死
戮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軍善見觀汝等名皆已
焚除勿懼也臺分遣衆軍擊平賊帝振旅凱入百姓緣
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帝與袁粲褚彥回劉彥節
引咎解職不許遷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兗州刺史

鎮軍將軍進爵為公與袁粲褚彥回劉彥節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休範平後蒼梧王漸行凶暴屢欲害帝常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帝晝卧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內畫腹為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斂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電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即中帝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時建平王景素為朝野歸心潛為自全計布誠於帝帝

拒而不納景素尋舉兵帝出屯玄武湖事平乃還帝威
名既重蒼梧深相猜忌刻木為帝形畫腹為射棚自射
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莫能中時帝在領軍府蒼
梧自來燒之冀帝出因作難帝堅卧不動蒼梧益懷忿
患所見之物呼之為帝加以手自磨鋌曰明日當以刃
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大功於國今害之誰
為汝盡力故止高帝謀與袁褚廢立皆不見從五年七
月戊子楊玉夫等與直閤將軍王敬則通謀弑蒼梧齋

首使左右陳奉伯藏衣袖中依常行法稱敕開承明門
出囊貯之以與敬則敬則馳至領軍府叩門大聲言報
帝門猶不開敬則自門室中以首見帝帝猶不信乃於
墻上投進其首帝索水洗視敬則乃踰垣入帝跣出敬
則叫曰事平矣帝乃戎服乘常所騎赤馬夜入殿中殿
中驚怖及知蒼梧死咸稱萬歲至帝踐阼號此馬為龍
驤赤明旦召袁粲褚彥回劉彥節入會西鍾槐樹下計
議帝以事讓彥節彥節未答帝鬚髯盡張眼光如電次

讓袁桀又不受敬則乃拔刀在牀側躍麾衆曰天下之事皆應闕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呼虎賁劒戟羽儀手自取白紗帽加帝首令帝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熟帝正色呵之曰卿都不自解桀欲有言敬則又叱之乃止帝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順帝於是長刀遮桀彥節等失色而去甲午帝移鎮東府與袁桀褚彥回劉彥節各甲仗五十人入殿丙申加侍中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封竟陵郡公給油幢車

班劬三十人帝固辭上台即授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十二月荊州刺史沈攸之反稱太后詔已下都
乙卯帝入居朝堂命諸將西討平西將軍黃回為都督
前驅先是太后兄子前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任還
至巴陵停舟與攸之密謀乃下達郢州武帝時為郢州
長史蘊伺武帝出弔因作亂據郢城武帝知之不出蘊
還至東府前又期見高帝帝又不出弔再計不行外謀
愈固司徒袁粲尚書令劉彥節見帝威權稍盛慮不自

安與蘊及黃回等相結舉事殿內宿衛主帥無不協同
及攸之反問初至帝往石頭詣祭謀祭稱疾不相見剋
壬申夜起兵據石頭其夜丹陽丞王遜告變彥節從弟
領軍韞及直閣將軍卜伯興等嚴兵為內應帝命王敬
則於宮內誅之遣諸將攻石頭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
赴祭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衆軍攻石頭斬祭彥節
走頡擔湖蘊逃鬪場並禽斬之祭典籤莫嗣祖同祭謀
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高帝亦並赦而用之時黃回頓

新亭聞石頭已下因稱救援高帝知而不言撫之愈厚
遣回西上流涕告別二年正月沈攸之平二月宋帝進
高帝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高帝表送黃鉞三月己
酉增班劍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丙子加羽葆鼓吹大
明泰始以來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及高帝輔政奏罷御
府省二尚方諸飾玩至是又上表禁人間華僞雜物凡
十七條其中宮及諸王服用雖依舊例亦請詳制九月
丙午加帝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

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
郎掾屬各四人固辭詔遣敦勸乃受黃鉞辭殊禮甲寅
給三望車三年正月乙丑高帝表蠲百姓逋責丙辰加
前部羽葆鼓吹丁巳命太傅府依舊辟召丁卯給高帝
甲仗五百人出入殿省甲午重申前命劔履上殿入朝
不趨奏拜不名三月甲辰宋帝詔進帝位相國總百揆
封十郡為齊公備九錫禮加遠游冠位在諸侯王上加
相國綠綬綬甲寅使以備物典禮進策曰朕以不造夙

惟閔凶嗣君失德書契未紀威侮五行虔劉九縣神獸
靈繹海水羣飛綴旒之殆未足為譬豈直小宛興刺黍
離作歌而已哉天贊皇宋實啟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
業高勲至德振古絕倫雖保衡翼殷博陸匡漢方斯茂
如也今將授公典禮其敬聽朕命乃者袁劉構禍實繇
有徒子房不臣稱兵協亂顧瞻宮掖將成茂草言念邦
國翦為仇讐當此之時人無固志公投袂徇難超然奮
發登寅車而戒路執金板而先驅麾鉞一臨凶黨冰泮

此則霸業之基勤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竊據徐方敢率
犬羊陵虐淮浦索兒愚悖同惡相濟天祚無象背順歸
逆北鄙黔黎奄隆塗炭公受命宗祊精貫朝日擁節和
門氣踰霄漢破釜之捷斬馘蔽野石梁之戰禽其渠帥
保境全人江陽即序此又公之功也張淹迷昧弗顧本
朝爰自南區志圖東夏潛軍間入竊覲不虞于時江服
未夷皇塗荐沮公忠誠慷慨在險彌亮以寡制衆所向
風偃朝廷無東顧之憂閩越有來蘇之慶此又公之功

也匈奴野心侵掠疆場醜羯侮張勢振彭泗公奉辭伐
罪戒旦晨征兵車始交氛祲時蕩弔死扶傷弘宣皇澤
俾我淮肥復霑盛化此又公之功也自茲厥後獫狁孔
熾封豕長蛇重窺上國而世故相仍師出已老角城高
壘指日淪陷公眷言王事發憤忘食躬擐甲胄視險若
夷分疆畫界開創青兗此又公之功也桂陽負衆輕問
九鼎裂冠毀冕拔本塞源烈火焚于王城飛矢集乎君
屋羣后憂惶元戎無主公按劒凝神則竒謨冠世把旄

指麾則懦夫成勇信宿之間宣揚底定此又公之功也
皇室多難釁起戚藩建平失圖興兵內侮公指授六師
義形于色役未踰旬朱方寧晏此又公之功也蒼梧肆
虐諸夏靡沸淫刑以逞誰則無辜黔首相悲朝不謀夕
高祖之業已淪文明之軌誰嗣公遠稽殷漢之義近遵
魏晉之典猥以眇身入奉宗祏七廟清謚九區反政此
又公之功也袁劉攜貳成此亂階醜圖潛構危機竊發
據有石頭志犯應路公神謀內運霜鋒外舉祇沴載澄

國塗悅穆此又公之功也沈攸苞禍歲月滋彰蚤目豺
聲阻兵安忍乃眷西顧緬同異域而經綸惟始九伐未
申長惡不悛遂逞凶逆公把鉞出關凝威江甸正情與
皦日同亮明略與秋雲競爽至義所感人百其心積年
逋誅一朝顯戮沮浦安流章臺順軌此又公之功也公
有濟天下之勲重之以明拓道庇生靈志匡宇宙戮力
肆心劬勞王室險阻難難備嘗之矣若乃締構宗稷之
勤造物資始之澤雲布霧散光被六幽弼予一人永清

四海是以秬草騰芳於郊園景星垂暉於清漢遐方歎
闕而慕義荒服重譯而來庭汪哉邈乎無得而名也朕
聞疇庸表德前王盛典崇樹侯伯有國攸同所以文命
成功玄圭顯錫姬旦宣哲曲阜啟藩或改玉以弘風或
胙土以宣化禮絕常班寵冠羣辟爰逮桓文車服異數
惟公勲業超於先烈而褒賞闕於舊章古今之道何其
爽歟靜言欽歎良有缺然今進授相國以青州之齊郡
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蘭陵魯郡琅邪東海晉陵義興

揚州之吳郡會稽凡十郡封公為齊公錫茲玄土苴以
白茅定爾邦家用建冢社斯實尚父故藩世作盟主紀
綱侯甸率由舊則往者周召建國師保兼任毛畢執珪
入作卿士內外之寵同規在昔今命使持節兼太尉侍
中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雱都縣開國侯彥回授公相國
印綬齊公璽紱持節兼司空守尚書令僧虔授齊公茅
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
位總百辟秩踰三事職以禮移號隨事革其以相國總

百揆去錄尚書之稱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竟陵公印策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執禮弘律儀刑區宇遐邇一體人無異業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崇修南畝所寶惟穀王府充實百姓繁衍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居身以謙導物以義鎔鈞庶品罔不和悅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八佾之儔公翼贊王猷聲教遠洽蠻夷竭歡回首內附是用錫公

朱戶以居公明鑒人倫澄辯涇渭官方與能英乂克舉
是用錫公納陞以登公保佑皇朝厲身化下杜漸防萌
含生寅式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禦宄以刑禦
姦以德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鳳
舉四維龍騰八表威靈所振異類同乂是用錫公彤弓
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明發載懷肅恭禋祀孝敬
之重義感靈祇是用錫公鉅鬯一卣圭瓚副焉齊國置
丞相以下敬遵舊式往欽哉其祇服朕命經緯乾坤宏

亮洪業茂昭爾大德闡揚我高祖之休命高帝三讓公卿敦勸固請乃受之丁巳下令赦國內殊死以下宋帝詔齊公十郡之外隨宜除用以齊國初建給錢五百萬布五千疋絹五千疋以太尉左長史王儉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四月癸酉宋帝又詔進齊公為王以徐州之南梁陳潁川陳留南兗州之盱眙山陽秦廣陵海陵南沛增王封為二十郡使司空褚彥回奉策授璽紱改立王社餘如故丙戌命齊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

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
僂八佾設鍾簋宮懸王世子為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一
如舊儀辛卯宋帝以歷數在齊乃下詔禪位是日遜于
東邸壬辰遣使奉策曰咨爾齊王伊太古初陳萬化紛
綸開曜靈以鑒品物立元后以馭黎元若夫容成大庭
之世伏羲五龍之辰靡得而詳焉自軒黃以降墳索所
紀畧可言者莫崇乎堯舜披金繩而握天鏡開玉匣而
總地維德之休明宸居靈極期運有終歸禪與能所以

大唐遜位謗然興歌有虞揖讓卿雲發采遺風餘烈光
被無垠漢魏因循不敢失墜爰逮自晉亦遵前典昔我
祖宗英叡旁格幽明末葉不造仍世多故惟王聖哲欽
明榮鏡區宇仁育羣生義征不憚聲化遠洎荒服無虞
殊類同規華戎一族是以五色來儀於軒庭九穗含芳
於郊牧象緯昭徹布新之符已顯圖識彪煥受終之義
既彰靈祇乃眷兆庶引領朕聞至道深微惟人是弘天
命無常惟德是與所以仰鑒玄情俯察羣議敬禪神器

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
中儀刑前式以副率土之欣望命司裘而謁蒼昊奏雲
門而升圓丘時膺大禮永保洪業豈不盛歟并命璽書
遣兼太保司空褚彥回兼太尉守尚書令王僧虔奉皇
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高帝固讓宋朝王公
以下陳留王粲等詣門陳請帝猶未許齊世子卿士以
下固請兼太史令將作匠文建陳天符瑞因言漢自建
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

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泰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禪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凡六十年咸以六終六受六亢位也驗往揆今若斯昭著敢以職任備陳管穴伏願順天時膺符瑞二朝百辟又固請尚書右僕射王儉奏被宋詔遜位臣等參議宜剋日受禪高帝乃許焉

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皇帝即位於南郊柴燎告天曰皇帝臣道成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夫肇自生靈

樹以司牧所以闡極立則開元創物肆茲大道天下惟
公命不于常昔在虞夏受終上代粵自漢魏捐讓中葉
咸煥諸方策載在典謨水德既微仍世多故實賴道成
匡救之功以弘濟乎厥難大造顛墜再構區宇誕惟天
人罔弗和會廼仰協歸運景屬與能用集大命于茲辭
德匪嗣至于累仍而羣公卿士庶尹御事爰及黎獻暨
乎百蠻僉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違人臣無統不可以
曠主畏天之威敢不祇順鴻歷敬簡元辰虔奉皇符升

壇受禪告類上帝以荅人衷式敷萬國惟明靈是饗禮畢備大駕幸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賜人爵二級文武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逋租宿責勿收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者一皆蕩滌洗除先注與之更始長徒敕繫者特加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封宋帝為汝陰王築宮於丹陽故縣行宋正朔車旗服色一如晉宋故事上書不為表荅表不稱詔宋諸王皆降為公郡公主為縣君縣公主為鄉君詔

降宋南康郡公為縣公華容公為侯萍鄉侯為伯減戶
有差以奉劉穆之王弘何無忌之祀追尊皇考曰宣皇
帝皇妣曰孝皇后陵曰永安妃曰昭皇后陵曰泰安詔
劫賊餘口沒在臺府者悲原赦諸負釁流徙者皆聽還
本土戊戌以荊州刺史嶷為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斷四方上慶禮己亥詔二宮諸王悲不得營
立屯邸封略山湖乃停太宮池塞稅庚子詔宋帝后藩
王諸陵量置守衛五月丙午以河南王吐谷渾拾寅為

驃騎大將軍詔宋氏第秩量所廢置有司奏留襄陽郡
公張敬兒等六十二人除廣興郡公沈曇亮等一百二
十人改元嘉歷為建元歷祖以正月卯臘以十二月
未丁未詔曰設募取將縣賞購士蓋出權宜自今可斷
衆募乙卯河南國遣使朝貢丙辰詔遣兼散騎常侍十
二人巡行四方己未汝陰王殂齊志也追謚為宋順帝
辛酉誅陰安公劉燮等六月乙亥詔宋末以來枯骸毀
槨宣下埋藏庚辰備法駕奉七廟主于太廟甲申立齊

太子賁為皇太子斷諸州郡禮慶降死罪以下刑并申
前赦恩百日立皇子嶷為豫章王映為臨川王晁為長
沙王暉為武陵王暘為安成王鐸為鄱陽王鐸為桂陽
王鑑為廣興王皇孫長懋為南郡王乙酉葬宋順帝于
遂寧陵秋七月丁未曲赦交州部內丁巳詔南蘭陵桑
梓本鄉長蠲租布武進王業所基給復十年八月癸巳
省陳留國丁巳立皇子鈞為衡陽王九月辛丑詔以二
吳義興三郡遭水減今年田租乙巳復置南蠻校尉官

丙午加司空褚彥回尚書令冬十月丙子立彭城劉肩
為汝陰王奉宋後已卯享太廟辛巳汝陰王太妃王氏
薨追贈宋恭皇后己丑荊州天井湖出綿人用與常綿
不異

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大赦以司空褚彥回為司徒以尚
書右僕射王儉為左僕射辛丑祀南郊二月丁卯魏軍
攻壽陽豫州刺史垣崇祖破走之癸巳遣大使巡慰淮
肥徐豫邊人尤貧邁難者三月百濟國遣使朝貢以其

王牟都為鎮東大將軍夏四月丙寅進高麗王樂浪公
高璉號驃騎大將軍五月立六門都墻秋九月甲午朔
日有蝕之丙子蠕蠕國遣使朝貢冬十二月戊戌以司
空褚彥回為司徒壬子以驃騎豫章王嶷為司空

三年春正月壬戌朔詔王公卿士薦讜言丙子立皇子
鋒為江夏王二月癸丑罷南蠻校尉官夏四月辛亥始
制東宮臣僚用下官禮敬聞喜公子良等六月壬子大
赦秋七月己未朔日有蝕之九月辛未蠕蠕國王遣使

欲俱攻魏獻師子皮袴褶烏程令吳郡顧昌玄坐父法
秀宋泰始中北征死亡屍骸不反而昌玄宴樂嬉游與
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丙戌置會稽山陰縣獄丞
冬十月戊子以河南王世子吐谷渾度陽侯為西秦河
二州刺史河南王十二月丁亥高麗國遣使朝貢命散
騎常侍虞炎等十二人巡行諸州郡觀省風俗

四年春二月乙未上不豫庚戌詔原都下囚繫有差免
元年以前逋責三月庚申詔司徒褚彥回左僕射王儉

受顧託壬戌皇帝崩于臨光殿年五十六羣臣上謚曰
高皇帝廟號太祖梓宮於東府前渚升龍舟四月丙午
塋于武進泰安陵於龍舟卒哭內外反吉上少有大量
喜怒不形於色深沈靜默常有四海之心博學善屬文
工草隸書奕棊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及即位
後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以長侈奢之源
命打破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毀棄後宮器物欄檻以銅
為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華蓋

除金華爪用錢回釘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
與土同價欲以身率下移風易俗性寬常與直閣將軍
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恭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
易行其弘厚如此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
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始帝
年十七時嘗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帝舊塋在武進
彭山岡阜相屬數百里不絕其上常有五色雲又有龍
出焉上時已貴矣宋明帝甚惡之遣善占墓者高靈文

往墓所占相靈文先給事太祖還詭荅曰不過出方伯耳密白太祖曰貴不可言明帝意猶不已遣人踐藉以左道厭之上後於所樹華表柱忽龍鳴震響山谷明帝寢疾為身後之慮多翦功臣上亦見疑每云蕭道成有不臣相時鎮淮陰每懷憂懼忽見神人謂上曰無所憂子孫當昌盛泰始三年宋明帝遣前淮南太守孫奉伯往淮陰監元會奉伯舊與帝款是行也帝與奉伯同室臥奉伯夢上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腳不得及覺敘夢因

謂曰兗州當大庇生靈而弟不得與也奉伯竟卒於宋世又參軍崔靈建夢天謂已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使授其天子位考自三皇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為十九也及為領軍望氣者陳安寶見上身上恒有紫黃氣安寶謂王洪範曰此人貴不可言所居武進縣有一道相傳云天子路或謂秦皇所游或云孫氏舊迹時訛言東城天子出其後建安王休仁鎮東府宋明帝懼殺休仁而常閉東府不居明帝又屢幸改代作伐

以厭王氣又使子安成王代之及蒼梧王敗安成王代
立時咸言為驗術數者推之上舊居武進東城村東城
之言其在此也昇明二年冬延陵縣季子廟沸井之北
忽聞金石聲疑其異鑿深三尺得沸井奔湧若浪其地
又響即復鑿之復得一井湧沸亦然井中得一木簡長
一尺廣二分上有隱起字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詣闕
起居簡文堅白字色乃黃瑞應圖云浪井不鑿自成王
者清靜則仙人主之會稽剡縣有山名剡石父老相傳

云山雖名剌石而不知文字所在昇明末縣人兒叢祖行獵忽見石上有文字凡三處苔生其上字不可識乃去苔視之其大石文曰此齊者黃石公之化氣也立石文曰黃天星姓蕭字道成得賢師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剌石者誰會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風也孝經鉤命決曰誰者起視名將將帝小字也河洛識曰歷年七十水滅緒風雲俱起龍鱗舉又曰肅肅草成道德盡備案宋水德也義熙元年宋武帝王業之始至齊受命七十年

又識曰蕭為二士天下樂案二士主字也郭文舉金雄
記曰當復有作肅入草易曰聖人作萬物覩當復有作
言聖人作也王子年歌曰欲知其姓草肅肅穀中最細
低頭熟鱗身甲體永興福穀中精細者稻也即道也熟
猶成也又歌曰金刀利刃齊刈之金刀劉字刈猶剪也
孔子河洛識曰竭河梁塞龍泉消除水災泄山川水即
宋也宋氏為災害故曰水災梁亦水也竭河梁則行路
成矣路猶道也消除水災除宋水氏之災害也河圖識

又曰上參南斗第一星下立草屋為紫庭神龍之岡梧
桐生鳳鳥戢翼朔旦鳴南斗吳分野草屋者居上蕭字
象也先是益州有山古老相傳曰齊后山昇明三年四
月二十三日有沙門玄暢者於此山立精舍其日上登
尊位其月二十四日滎陽郡人尹千於嵩山東南隅見
天雨石墜地石開有玉璽在其中璽方三寸文曰戊丁
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掃平河洛清魏都又曰
皇帝運興千奉璽詣雍州刺史蕭赤斧赤斧以獻案宋

武帝於嵩高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云此是宋卜世之數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自受命至禪齊凡六十年然則帝之符應也若是今備之云

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高帝長子也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六月己未生於建康縣之青溪宮將產之夕孝皇后昭皇后並夢龍據屋故小字上為龍兒年十三夢人以筆畫身左右為兩翅又著孔雀羽衣裳空中飛舉體生毛髮長至足有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於

所住堂內得璽一枚文曰皇帝行璽又得異錢文為北斗星雙刀雙貝及有人形帶劒焉仕宋為贛令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反上不從命南康相沈肅之繫上郡獄族人蕭欣祖門客桓康等破郡迎出上上遂率部曲百餘人起義避難揭陽山有白雀來集聞山中有清聲傳漏響又於山累石為佛圖其側忽生一樹狀若華蓋青翠扶疎有殊羣木上將討戴凱之大饗士卒是日大熱上各令折荆枝自蔽言未終而有雲垂蔭正當會所會

罷乃散及為廣興相額南積旱遭水阻涸商旅不通上
部伍既至無雨而川流暴起遂得利涉元徽四年累遷
晉熙王鎮西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順帝立徵晉熙
王燮為撫軍揚州刺史以上為左衛將軍輔燮俱下沈
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上以中流可以待敵即據盆
口城為戰守備高帝聞之曰此真我子也於盆城掘塹
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于時城內乏水欲引水入城
始鑿城內遇伏泉湧出如此者九處用之不竭上表求

西討不許乃遣偏軍援郢平西將軍黃回等皆受上節
度昇明二年事平遷江州刺史封聞喜縣侯其年徵侍
中領軍將軍尋加督京畿諸軍事三年又加尚書僕射
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給班劔二十人
齊國建為齊公世子改加侍中南豫州刺史給油絡車
羽葆鼓吹增班劔為三十人以石頭為世子宮官置二
率以下坊省服章一如東宮進為王太子高帝即位為
皇太子建元四年三月壬戌高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

帝位大赦征鎮州郡令長軍屯營部各行喪三日不得擅離任都邑城守防備幢隊一不得還乙丑稱先帝遺詔以司徒褚彥回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王儉為尚書令車騎將軍張敬兒開府儀同三司詔曰喪禮雖有定制先旨每存簡約內官可三日一還臨外官間日一還臨後有大喪皆如之丁卯以前將軍王奐為尚書左僕射庚午以司空豫章王嶷為太尉癸酉詔免述城錢自今以後申明舊制初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輒送修城

錢一十宋泰始初軍役大起受官者萬計兵戎機急事有未遑自是令僕以下並不輸送二十年中大限不可勝計文符督切擾亂在所至是除蕩百姓悅焉夏四月辛卯追尊穆妃為皇后五月庚申以高皇帝配南郊高昭皇后配北郊六月甲申朔立河南王長懋為皇太子詔申壬戌赦恩百日丙申立皇太子妃王氏進封聞喜公子良為竟陵王臨汝公子卿為廬陵王應城公子敬為安陸王江陵公子懋為晉安王枝江公子隆為隨王

皇子子真為建安王皇孫昭業為河南郡王戊戌以水
潦為患星緯乖序剋日訊都下囚諸遠獄委刺史以時
察判建康秣陵二縣貧人加振賜必令周悉吳興義興
遭水縣蠲降租調以司徒褚彥回為司空秋八月癸卯
司空褚彥回薨九月丁巳以國哀故罷國子學辛未以
征南將軍王僧虔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冬十
月乙未以中書令王延之為尚書左僕射十二月己丑
詔曰緣淮戍將久處邊勞三元行始宜霑恩慶可遣中

書舍人宣旨臨會後每歲如之

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大赦改元壬子詔內外
羣僚各進讜言王公卿士各舉所知又詔守宰祿奉蓋
有恒準往以邊虜告警故沿時損益今區宇寧晏宜加
優獎郡縣丞尉可還舊秩壬戌立皇弟銳為南平王鏗
為宜都王皇子子明為武昌王子罕為南海王望氣者
云新林婁湖東府西有氣甲子築青溪舊宮作新婁湖
苑以厭之二月庚寅以征虜將軍楊昱為沙州刺史封

陰平王三月丙辰詔以星緯失序陰陽愆度中辛亥赦
恩五十日以期訖為始戊寅詔四方見囚罪無輕重及
劫賊餘口長徒敕繫悉皆原赦夏五月丁酉車騎將軍
張敬兒有罪伏誅秋八月壬申魏人來聘冬十月丙寅
使驍騎將軍劉纘聘于魏十一月己卯雷十二月乙巳
朔日有蝕之

二年春正月乙亥以護軍將軍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
以南兖州刺史竟陵王子良為護軍將軍兼司徒壬寅

以新除尚書右僕射柳世隆為左僕射以丹陽尹李安
人為右僕射秋七月甲申立皇子子倫為巴陵王八月
丙午幸舊宮申都下獄及三署見徒量所降宥戊申幸
玄武湖講武壬子扶南國遣使朝貢并獻頌章云甲子
詔都下二縣墳墓毀發隨宜掩埋遺骸未櫬者並加斂
瘞疾困不能存者詳加霑賚冬十二月庚申魏人來聘
三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赦三百里內罪應入重者降
一等餘依赦制三月甲寅使輔國將軍劉纘聘于魏夏

五月省總明觀秋七月甲戌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薨辛卯於益州置平蠻校尉官八月乙未幸中堂聽訟乙巳以行宕昌王梁彌頡為河涼二州刺史封隴西公宕昌王冬十一月丙辰魏人來聘十二月以江州刺史王奐為尚書右僕射改封武昌王子明為西陽王

四年春閏正月癸巳立皇子子貞為邵陵王丁未以武都王楊集始為北秦州刺史辛亥耕藉田詔宥殊死以

下甲寅幸閱武堂勞酒小會賜王公以下在位者帛有
差戊午幸宣武堂講武二月丙寅大風吳興偏甚樹葉
皆赤己未立皇弟鉉為晉熙王鉉為河東王壬午使通
直郎裴昭明聘于魏

五年春正月戊子以太尉豫章王嶷為大司馬車騎將
軍竟陵王子良為司徒驃騎將軍臨川王映衛將軍王
儉中軍將軍王敬則並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
右僕射王奐為尚書左僕射辛卯賜孤寡老疾各有差

夏四月庚午殷祀太廟降諸囚徒先是立商飈館於孫陵岡世呼為九日臺秋九月辛卯車駕幸焉冬十月初起新林苑

六年春三月甲申詔皇太子於東宮玄圃園宣猷堂臨訊及三署徒隸己亥封皇子子響為巴東王夏五月庚辰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表陳射雉書奏賜死又潁川荀丕亦以諫諍託他事及誅六月辛未詔省州郡縣送故輸錢者秋七月齊興太守劉元寶於郡城墮得錢三

十七萬皆輪厚徑一寸半以獻上以為瑞班賜公卿九月壬寅於琅邪城講武習水步軍冬十月庚申立冬初臨太極殿讀時令十一月丙戌土霧竟天如煙入人眼鼻二日乃止

七年春正月丙午以鎮南將軍柳世隆為尚書左僕射以豫州刺史西昌侯鸞為右僕射辛亥祀南郊大赦申明不舉子之科若有產子者復其父壬戌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川王映薨戊辰詔以諸大夫年秩隆重

增俸給見役三月甲寅立皇子子岳為臨賀王子峻為
廣漢王子琳為宣成王子珉為義安王夏五月己巳尚
書令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儉薨甲子以新除尚書
左僕射柳世隆為尚書令秋九月壬寅魏人來聘冬十
一月戊申詔平南參軍顏幼明聘于魏

八年春正月庚子以領軍王奐為尚書左僕射丁巳以
行百濟王泰為鎮東大將軍百濟王二月辛卯零陵王
司馬藥師薨夏四月戊辰朔詔公卿以下各舉所知六

月己巳魏人來聘庚午長沙王晃薨丙申大雷雨有黃
光竟天照地狀如金乙酉都下大風發屋秋七月癸卯
詔以陰陽舛和緯象愆度儲育嬰患淹歷旬晷可大赦
八月壬辰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反遣丹陽尹蕭順之
討之子響伏誅乙酉以河南王世子休留代為西秦河
二州刺史封河南王冬十一月戊寅詔量增尚書丞郎
賜祿己卯改封宣城王子琳為南康王立皇子子建為
湘東王

九年春正月甲午省平蠻府辛丑祀南郊降都下見因
戊午詔射聲校尉裴昭明聘于魏三月癸巳明堂災夏
五月丙申林邑國獻金簞丁未魏人來聘安成王暕薨
己未樂游正陽堂災秋八月己亥使司徒參軍蕭琛聘
于魏吳興義興大水乙卯蠲二郡租九月戊辰韋琅邪
城講武觀者傾都普頒酒肉冬十月甲寅魏人來聘
十年春正月戊午以司徒竟陵王子良領尚書令以尚
書右僕射西昌侯鸞為左僕射詔增内外有務衆官祿

奉丙戌詔故太宰褚彥回故太尉王儉故司空柳世隆
驃騎大將軍王敬則鎮軍大將軍陳顯達故鎮軍將軍
李安人配饗太祖廟庭二月乙巳使司徒參軍蕭琛聘
于魏

十一年春正月戊午以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王敬則
為司空乙亥皇太子長懋薨二月雍州刺史王奐有罪
伏誅三月丙寅以金紫光祿大夫王晏為尚書右僕射
夏四月癸未魏人來聘甲午立皇孫昭業為皇太孫賜

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五月戊辰以旱故都下二縣朱
方姑熟權斷酒秋七月丁巳曲赦南兗豫司徐五州
南豫州之歷陽譙臨江廬江四郡三調衆逋宿責並同
原除其緣淮及青冀新附僑人復除已訖更申五年先
是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是歲有沙門從北齋此
火而至色赤於常火而微云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得
其驗二十餘日都下大盛咸云聖火詔禁之不止火炙
至七炷而疾愈吳興丘國賓密以還鄉邑人楊道慶虛

疾二十年依法灸即差是月上不豫徙御延昌殿始登
階而殿屋鳴吒上惡之魏軍將至上慮朝野憂惶力疾
召樂府奏正聲伎戊寅大漸詔曰始終大期聖賢不免
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皇業艱難萬機自重不能無
遺慮耳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
正道內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驚參懷尚書是職務根本
悉委王晏徐孝嗣軍旅捍邊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王
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深等百辟庶僚各奉爾職

謹事太孫勿有懈怠又詔曰我識滅後身上著夏衣畫
天衣純烏犀導絰諸器服悉不得用寶物及織成等唯
裝複袂衣各一通常所服刀長短二口鐵環者隨入梓
宮祭敬之典本在因心靈上慎勿以牲為祭祭惟設麴
茶飲干飯酒脯而已天下貴賤咸同此制未山陵前朔
望設菜食陵墓萬世所宅意常恨休安陵未稱今可用
東三處地最東邊以葬我名為景安陵喪禮每存省約
不須煩人百官停六時入臨朔望祖日可依舊諸主六

宮並不須從山陵內殿鳳華壽昌曜靈三處是吾所改
制夫貴有天下富兼四海宴處寢息不容乃陋謂此為
奢儉之中慎勿壞去顯陽殿玉像諸佛及供養具如別
牒可盡心禮拜供養之應有功德事可專在中自今公
私皆不得出家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為精舍並嚴斷
之惟年六十必有道心聽朝賢選序已有別詔諸小小
賜乞及閤內處分亦有別牒內外禁衛勞舊主帥左右
悉令蕭詵優量驅使之是日上崩于延昌殿年五十四

羣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世祖九月丙寅塋景安陵上
剛毅有斷政總大體以富國為先頗喜游宴彫綺之事
言常恨之未能頓遣臨崩又詔凡諸游費宜從休息自
今遠近薦獻務存節儉不得出界營求相高奢麗金粟
繒纊敝人已甚珠玉玩好傷俗尤重嚴加禁絕

論曰齊高帝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大拯時艱
及蒼梧暴虐釁結朝野而百姓懍懍命縣朝夕權道既
行無濟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難以假人羣方戮力實懷

尺寸之望豈惟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水德歸功與能事
極乎此武帝雲雷伊始功參佐命雖為繼體事實艱難
御袞垂旒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革舊章明罰厚恩皆
由已出外表無塵內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恒府藏
內充鮮人勞役宮室苑圃未足以傷財安樂延年衆庶
所同幸亦有齊之良主也據齊梁紀錄並云出自蕭何
又編御史大夫望之以為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於漢
俱為勲德而望之本傳不有此陳齊典所書便乖實錄

近祕書監顏師古博考經籍注解漢書已正其非今隨
而改削云

南史卷四

南史卷四考證

齊高帝紀帝軍容寡闕乃編椶皮為馬具裝○乃監本訛仍今從南本

公奉辭伐罪戒旦晨征○征監本訛徵今從南本

重窺上國而世故相仍師出已老○世監本作勢今從

齊書

信宿之間宣揚底定○揚監本作陽今從南本

命司表而謁蒼昊○表監本誤喪今改從齊書

無太尉守尚書令王僧虔○守各本俱誤以今從齊書

改正

冬十二月戊戌以司空褚彥回為司徒○

臣承蒼

按上

文云春正月戊戌朔大赦以司空褚彥回為司徒此不當重出殆因戊戌日相同而有誤也

武帝紀忽生一樹狀若華蓋青翠扶疎有殊羣木○華

監本訛花今從閣本

都邑城守防備幢隊一不得還○幢監本訛幢今改從

齊書

南史卷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五

唐

李

延

壽

撰

齊本紀下第五

廢帝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子也高帝為相王鎮東府時年五歲牀前戲高帝方令左右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耶荅曰太翁高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即擲鏡鏹其後

問訊高帝指示賓客曰我基於此四世矣及武帝即位封為南郡王時年十歲永明五年十一月戊子冠於東宮崇正殿其日小會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給南郡王扶二人七年有司奏給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高選友學禮絕羣王十一年給皂輪三望車文惠太子薨立南郡王為皇太孫居東宮其年七月戊寅武帝崩皇太孫即帝位大赦八月壬午詔稱遺詔以護軍將軍武陵王曄為衛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顯達即本號並開府儀同

三司以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為尚書令右僕射王晏
為左僕射吏部尚書徐孝嗣為右僕射癸未加司徒竟
陵王子良位太傅增班劔三十人蠲除三調及衆逋在
今年七月三十日以前者省御府及無用池田邸治減
闕市征稅先是每有蠲原之詔少無事實督責如故是
時西昌侯鸞任知朝政天下咸望風來蘇至此恩信兩
行海內莫不欣然九月辛酉追尊文惠皇太子為世宗
文皇帝冬十月壬寅尊皇太孫太妃為皇太后立皇后

何氏十一月庚戌魏人來聘辛亥立臨汝公昭文為新安王曲江公昭秀為臨海王皇弟昭粲為永嘉王

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大赦改元加太傅竟陵王子良殊禮鎮軍將軍西昌侯鸞即本號為大將軍給鼓吹一部親兵五百人以領軍鄱陽王錡為尚書右僕射詔百僚極陳得失又詔王公以下各舉所知辛亥祀南郊省隆昌元年以来流人戊午拜崇安陵甲戌使司徒參軍劉敷聘于魏二月辛卯祀明堂夏四月辛巳衛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武陵王曄薨戊子太傅竟陵王子良薨丁酉以驃騎將軍廬陵王子卿為衛將軍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鐸為驃騎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閏月丁卯以鎮軍大將軍西昌侯鸞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七月癸巳皇太后令廢帝為鬱林王帝少美容止好隸書武帝特所鍾愛敕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進退音吐甚有令譽生而為竟陵文宣王所攝養常在袁妃間竟陵王移住西州帝亦隨住焉性甚

辯慧哀樂過人接對賓客皆款曲周至矯情節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無賴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卧起妃何氏擇其中美貌者皆與交歡密就富市人求錢無敢不與及竟陵王移西邸帝獨住西州每夜輒開後堂閤與諸不逞小人至諸營署中淫宴凡諸小人並逆加爵位皆䟽官名號於黃紙使各囊盛以帶之許南面之日即便施行又別作籥鈎兼善效人書每私出還輒扃籥封題如故故人無知者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聞之相與

謀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為異人所毆打及大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已七十餘生寧足吝邪數日中二人相係自殺二宮不知也武帝以既陽縣寒人給事中綦母珍之代仁祖剡縣寒人馬澄代天翼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帝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酤富兒百倍文惠太子自疾及薨帝侍疾及居喪哀容號

毀旁人見者莫不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備食甘
滋塋畢立為皇太孫問訊太妃裁辟為閣於太妃房內
往何氏間每入輒彌時不出武帝往東宮帝迎拜號慟
絕而復蘇武帝自下輿抱持之寵愛日隆又在西州令
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文帝薨謂由楊氏之力倍
加敬信呼楊婆宋氏以來人間有楊婆兒哥蓋此徵也
武帝有疾又令楊氏日夜禱祈令宮車早晏駕時何妃
在西州武帝未崩數日疾稍危與何氏書紙中央作一

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武帝疾憂容慘感
言發淚下武帝每言及存亡帝輒哽咽不自勝武帝以
此謂為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厝
意五年以後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崩執
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此再而崩大斂始畢乃
悲呼武帝諸伎脩奏衆樂諸伎雖畏威從事莫不哽咽
流涕素好狗馬即位未逾旬便毀武帝所起招婉殿以
材賜閹人徐龍駒於其處為馬埕馳騎墜馬而額並傷

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名鷹快犬以梁肉奉之及武帝
梓宮下渚帝於端門內奉辭輶輦車未出端門便稱疾
還內裁入閤即於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時司
空王敬則問新除射聲校尉蕭坦之曰便如此不當忽
忽邪坦之曰此政是內人哭響徹耳自山陵之後便於
閤內乘內人車問訊往皇后所生母宋氏間因微服游
走市里又多往文帝崇安陵隧中與羣小共作諸鄙褻
擲塗賭跳放鷹走狗雜狡獪帝既失道朝事大小皆決

之西昌侯鸞鸞有諫多不見從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稱計即位未朞歲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不逞羣小諸寶器以相擊剖破碎之以為笑樂及至廢黜府庫悉空其在內常裸袒著紅紫錦繡新衣錦帽紅縠褌雜采袒服好鬪雞密買雞至數十價武帝御物甘草杖宮人寸斷用之徐龍駒為後宮舍人日夜在六宮房內帝與

文帝幸姬霍氏淫通改姓徐氏龍駒勒長留宮內聲云
度霍氏為尼以餘人代之皇后亦淫亂齊罔通夜洞開
外內淆雜無復分別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閤
將軍曹道剛周奉叔並為之羽翼西昌侯鸞屢諫不納
既而尼媼外入頗傳異語乃疑鸞有異志中書令何偁
以皇后從叔見親使直殿省常随后呼偁為三父與偁
謀誅鸞令偁受事偁不敢當依違杜諫乃止又謀出鸞
於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闕諮鸞慮變先使蕭詵坦之等

於省誅曹道剛朱隆之等率兵自尚書省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係進帝在壽昌殿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房閤令閹人登興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鍾樓下須臾蕭諶領兵先入宮帝走向愛姬徐氏房拔劒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皆衛執弓楯欲戰諶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信之及帝

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出西弄遇弒年二十二昇尸
出徐龍駒宅殯葬以王禮霍氏及廣昌君宋並賜死餘
黨亦見誅先是文惠太子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
太子屢游幸之東田反語為顛童也武帝又於青溪立
宮號曰舊宮反之窮廐也果以輕狷而至於窮又武帝
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於是
移黜於外易名為犬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之所
懸三才之所係今化而為犬不得立矣既而文惠太子

薨鬱林海陵相繼廢黜此其驗也永明中百姓忽著破
後帽始自建業流于四遠貴賤翕然服之此服袂也帽
自蕭譔之家其流遂遠天意若曰武穆文昭皆當滅而
譔亦誅死之效焉

廢帝海陵恭王諱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也永
明四年封臨汝公鬱林王即位改封新安王及鬱林廢
西昌侯鸞奉帝纂統延興元年秋七月丁酉皇帝即位
大赦改元賜文武位二等以鎮軍大將軍西昌侯鸞為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都督揚州刺史
加班劔為三十人封宣城郡公出鎮東城以尚書左僕
射王晏為尚書令以丹陽尹徐孝嗣為左僕射以領軍
將軍沈文季為右僕射以車騎大將軍陳顯達為司空
以驃騎大將軍鄱陽王錡為司徒命宣城公鸞甲仗百
人入殿陳顯達王晏徐孝嗣蕭詵各五十人入殿八月
壬辰魏人來聘甲午以前司空王敬則為太尉辛丑復
置南蠻校尉官甲辰詔使者觀省風俗九月癸未誅新

除司徒鄱陽王錡中書大將軍隨王子隆遣平西將軍
王廣之誅南充州刺史安陸王子敬於是江州刺史晉
安王子懋起兵遣中護軍王玄邈討誅之乙酉又誅湘
州刺史南平王銳郢州刺史晉熙王鈺南豫州刺史宜
都王鏗丁亥以衛將軍廬陵王子卿為司徒以撫軍將
軍桂陽王鐸為中書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丁酉
加宣城公鸞黃鉞進授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大將
軍揚州刺史加殊禮進爵為王戊戌誅新除中軍將軍

桂陽王鑠撫軍將軍衡陽王鈞侍中祕書監江夏王鋒
鎮軍將軍建安王子真左將軍巴陵王子倫是時宣城
王鸞輔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太官令荅
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陵王使宣
城王入纂皇統建武元年詔海陵王依漢東海王彊故
事給虎賁旄頭畫輪車設鍾簾宮縣十一月稱王有疾
數遣御師往視乃殞之給溫明祕器斂以袞冕之服大
鴻臚監護喪事塋給輜輶車九旒大輅黃屋左纛前後

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依東海王彊故事謚曰恭先是武帝立禪靈寺於都下當世以為壯觀天意若曰禪者禪也靈者神明之目漢文帝晏駕而鼎業傾移也永明世市里小兒以鐵相擊於地謂之鬪鑿鑿之為言族也至是宗室族滅矣又武帝時以燕支為朱衣朝士皆服之及明帝以宗子入纂此又奪朱之效也時又多以生紗為帽半其裙而析之號曰倚勸先是人間語好云擾攘建武至是朝士勸進實為忽遽倚勸擾攘之言於是

驗矣

高祖明皇帝諱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小字
玄度少孤高帝撫育過諸子宋泰豫元年為安吉令有
嚴能之名昇明中累遷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進號輔國
將軍高帝踐阼封西昌侯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為侍
中領驍騎將軍王子侯舊乘纏帷車帝獨乘下帷儀從
如素士公事混撓販食人擔火誤燒牛鼻豫章王以白
武帝帝笑焉轉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清道而行十年

累遷尚書左僕射領右衛將軍武帝遺詔為侍中尚書
令尋加鎮軍將軍給班劔二十人隆昌元年即本號為
大將軍給鼓吹一部親兵五百人尋加中書監開府儀
同三司海陵王立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
加都督增班劔為三十人封宣城郡公鎮東府城給兵
五十人錢二百萬布千匹九江事難假黃鉞事寧表送
之尋加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
增班劔為四十人給幢絡三望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劔

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封宣城王未拜太后令廢海陵王以上入纂高帝為第三子羣臣三請乃受命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亥皇帝即位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以太尉王敬則為大司馬以司空陳顯達為太尉乙丑詔斷遠近上禮丁卯詔自今雕文篆刻歲時光新可悉停省藩牧守宰或有薦獻事非任土宜加禁斷十一月壬申日有蝕之帝宿沐浴不御內其日潔齋蔬食斷朝務屏人單

衣衾危坐以至事畢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妃江氏為懿后別立寢廟號陵曰修安封桂陽王鑠等諸王子皆為列侯凡諸王侯得罪者諸子皆復屬籍又詔遣大使觀省四方癸酉革永明之制依晉宋舊典太子以師禮敬少傅甲戌進大司馬尋陽公王敬則等十三人爵邑各有差省新林苑先是百姓地者悉以還主廢南蠻校尉官己卯追崇妃劉氏為敬皇后號陵曰興安庚辰立皇子寶義為晉安王寶玄為江夏王寶源為廬陵王寶

寅為建安王寶融為隨郡王寶攸為南平王甲申斷官
長貢獻及私餉遺以安陸昭王緬第二子寶旺襲封安
陸王丁亥詔細作中署材官車府凡諸工可悉開番假
遞令休息戊子立皇子寶卷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
者爵一級己丑詔東宮肇建遠近或有慶禮可悉斷之
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深表百官年登七十者皆令致仕
並窮困私門庚子詔自縉紳年及可一遵永明七年以
前銓敎之科十二月庚戌宣德右僕射劉朗之游擊將

軍劉璩之子坐不贍給兄子致使隨母他嫁免官禁錮終身付之鄉論是歲魏孝文皇帝遷都洛陽

二年春正月辛未降都下繫囚殊死以下詔王公以下各舉所知內外羣僚各進忠言無有所諱魏攻豫司徐梁四州壬申遣鎮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以拒魏己卯詔都下二縣有毀發墳壠隨宜修理乙未魏軍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破之丙申加太尉陳顯達使持節都督西

北道諸軍事丁酉內外纂嚴三月己未司州刺史蕭誕
與衆軍攻敗魏軍詔雍豫司南充徐五州遭遇兵戎之
家悲停今年稅調丙寅停青州麥租魏軍自壽春退甲
申解嚴夏四月己亥朔親錄三百里內獄訟自外委州
郡訊察三署徒隸原遣有差魏軍圍漢中梁州刺史蕭
懿拒退之五月甲午寢廟成詔監作長帥賜位一等六
月壬戌誅領軍蕭詵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
子貞秋九月己丑改封南平王寶攸為邵陵王蜀郡王

子文為西陽王廣漢王子峻為衡陽王臨海王昭秀為
巴陵王永嘉王昭祭為桂陽王冬十月癸卯詔罷東田
毀光興樓并詔水衡量省御乘乙卯納皇太子妃褚氏
大赦王公以下班賜各有差斷四方上禮十二月丁酉
詔晉帝諸陵悉皆修理并增守衛吳晉陵失稔之鄉蠲
三調有差

三年春正月丁酉以陰平王楊旻子崇祖為沙州刺史
封陰平王二月己巳詔申明守長六周之制事竟不行

乙酉詔以去歲魏攻緣邊諸州郡將士有臨陣及病死者並送還本土三月壬午詔車府乘輿有金銀飾者皆剔除之夏四月魏軍攻司州櫟城戍主魏僧嶠擊破之冬閏十二月戊寅皇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為父後者賜爵一級斷遠近上禮

四年春正月庚午大赦庚辰詔人產子者蠲其父母調役一年又賜米十斛新婚者蠲夫役一年壬辰誅尚書令王晏二月以尚書左僕射徐孝嗣為尚書令秋八月

甲午追尊景皇所生王氏為恭太后魏軍攻河北冬十月又逼司雍二州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禦之十一月丙辰以氏楊靈珍為北秦刺史封仇池公武都王十二月丁丑遣度支尚書崔慧景率衆救雍州

永泰元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中軍大將軍徐孝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河北諸郡為魏所攻相繼亡敗新野太守劉忌隨宜應接食盡煮土為粥而救兵不至城

被剋死之乙巳遣太尉陳顯達持節救雍州丁未誅河
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峻南康王
子琳永陽王子玳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巴陵王昭
秀桂陽王昭粲二月癸丑遣左衛將軍蕭惠休假節援
壽陽辛未豫州刺史裴叔業敗魏軍於淮北三月甲午
蠲雍州遇魏軍之縣租布戌申詔增仲尼祭秩上以疾
患不瘳望氣者云宜改元夏四月甲寅大赦改元文武
賜位二等己未立武陵昭王子子坦為衡陽王丁丑大

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五月壬午遣輔國將軍
劉山陽率軍東討乙酉斬敬則傳首建業曲赦浙東吳
晉陵等七郡秋七月己酉帝崩于正福殿年四十七遺
詔徐孝嗣可重申八命中書監本官悉如故沈文季可
尚書左僕射常侍護軍如故江柘可右僕射江祀可侍
中劉暄可衛尉卿軍政大事委陳太尉內外衆事無大
小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柘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
暄參懷心腹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羣臣上謚

曰明皇帝廟號高宗塋興安陵帝明審有吏才持法無所借制御親幸臣下肅清驅使寒人不得用四幅繳大存儉約罷武帝所起新林苑以地還百姓廢文惠太子所起東田斥賣之永明中輿輦舟乘悲別金銀還主衣庫以牙角代之嘗用皂莢訖授餘灤與左右曰此猶堪明日用大官進御食有裹蒸帝十字畫之曰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而武帝掖庭中宮殿服御一無所改其儉約如此性猜忌亟行誅戮信道術用計數每出行幸先

占利害簡於出入將南則詭言之西將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竟不南郊初有疾無輟聽覽羣臣莫知及疾篤敕臺省府署文簿求白魚以為藥外始知之身衣絳衣服飾皆赤以為厭勝巫覡云後湖水頭經過宮內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官行水溝左右啟太官無此水則不立決意塞之欲南引淮流會崩事寢

廢帝東昏侯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本名明賢明帝輔政後改焉建武元年立為皇太子永泰元年七

月己酉明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八月庚申鎮北將軍晉
安王寶義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己
未詔刪省律科癸亥詔蕭坦之江柘更直殿省總監宿
衛辛未詔劉暄江柘更直延明殿省十一月戊子立皇
后褚氏庚寅尚書令徐孝嗣議王侯貴人昏連奄以真
銀盃蓋出近俗又牢燭侈績亦虧曩制今除金銀連鎖
自餘新器悉用埏陶牢燭華侈亦宜停之奏可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辛卯祀南郊丁酉

改封隨王寶融為南康王安陸王寶暉為湘東王竟陵
王昭胃為巴陵王二月太尉陳顯達敗績於馬圈夏四
月丙午朔魏孝文皇帝崩己巳立皇子誦為皇太子大
赦賜為父後者爵一級五月癸亥加撫軍大將軍始安
王遙光開府儀同三司六月甲子詔原雍州今年三調
秋七月辛未淮水變赤如血丙戌殺尚書右僕射江祐
侍中江祀地震自此至來歲晝夜不止小屋多壞丁亥
都下大水死者甚衆賜死者材器並加振恤八月己巳

蠲遇水資財漂蕩者今年調稅又詔為馬圈戰亡將士
舉哀丙辰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府反詔曲赦都
下中外戒嚴遣領軍將軍蕭坦之致討戊午斬遙光傳
首己巳以尚書令徐孝嗣為司空以領軍蕭坦之為尚
書左僕射閏月丙子以江陵公寶覽為始安王九月甲
辰殺尚書左僕射蕭坦之右衛將軍曹武戊午殺領軍
將軍劉暄壬戌以頻殺大臣大赦冬十月乙未誅尚書
令新除司空徐孝嗣右僕射新除鎮軍將軍沈文季庚

子以吳興太守蕭惠休為尚書右僕射辛丑以侍中王亮為左僕射十一月丙辰太尉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反於尋陽乙丑加護軍將軍崔慧景平南將軍督衆軍南討十二月甲申陳顯達至都宮城嚴警己酉斬顯達傳其首餘黨盡平

二年春正月庚午詔討豫州刺史裴叔業二月己丑叔業病死兄子植以壽春降魏三月乙卯命平西將軍崔慧景攻壽春夏四月丙午尚書右僕射蕭惠休卒丁未

崔慧景於廣陵反舉兵內向壬子命右衛將軍左興盛
督都下水步衆軍禦之南徐州刺史江夏王寶玄以京
城納慧景乙卯遣中領軍王瑩率衆軍屯北籬門壬戌
慧景至瑩等敗績甲子慧景入建業臺城內閉門拒守
豫州刺史蕭懿興兵入援己巳以懿為尚書右僕射癸
酉慧景奔衆走斬之詔曲赦都下及南徐南兗二州乙
亥以新除尚書右僕射蕭懿為尚書令丙子以中領軍
王瑩為尚書右僕射五月己酉江夏王寶玄伏誅壬子

赦己丑曲赦都下及徐兗二州六月庚寅車駕於樂游苑內會如三元都下放女人觀秋七月甲辰夜宮內火唯東閣內明帝舊殿數區及太極以南得存餘皆蕩盡冬十月己亥殺尚書令蕭懿十一月甲寅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起兵於荊州十二月雍州刺史蕭衍起兵於襄陽是歲魏宣武帝景明元年

三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帝與宮人於閤武堂元會皇后正位闔人行儀帝戎服臨視丁酉以驃騎大將

軍晉安王寶義為司徒以新除撫軍將軍建安王寶寅
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乙巳長星見竟天辛亥祀
南郊大赦詔百官陳讜言二月丙寅乾和殿西廂火壬
午詔遣羽林兵征雍州中外纂嚴始內橫吹五部於殿
內晝夜奏之壬戌蚩尤旗見三月乙巳南康王寶融即
皇帝位於江陵癸丑遣平西將軍陳伯之西征六月蕭
穎胄弟穎孚起兵廬陵戊子赦江州安成廬陵二郡秋
七月癸巳曲赦荆雍二州雍州刺史張欣泰前南譙太

守王靈秀率石頭文武奉建安王寶寅向臺至杜姥宅
宮門閉乃散走丙辰龍鬬于建康淮激水五里八月辛
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九月
甲辰蕭衍至南豫州輔國將軍監南豫州事申胄軍二
萬人於姑熟奔歸丙辰李居士與衍軍戰於新亭見敗
冬十月甲戌王珍國又戰敗於朱雀航戊寅寧朔將軍
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衛屯東宮
尋亦降衍於是閉宮城門自守十二月丙寅新除雍州

刺史王珍國侍中張稷率兵入殿殺帝時年十九帝在東宮便好弄不喜書學明帝亦不以為非但勗以家人之行令太子求一日再入朝發詔不許使三日一朝在宮嘗夜捕鼠達旦以為笑樂明帝臨崩屬後事以隆昌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羣小誅諸宰臣無不如意性訥澀少言不與朝士接欲速葬惡靈在太極殿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宦者王

寶孫曰此謂禿秋啼來乎自江柘始安王遙光等誅後
無所忌憚日夜於後堂戲馬鼓譟為樂合夕便擊金鼓
吹角令左右數百人叫雜以羌胡橫吹諸伎常以五更
就臥至晡乃起王侯以下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暗
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閹豎以紙
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二年元會食後方出朝
賀裁竟便還殿西序寢自己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菜
色比起就會忽遽而罷太子所生母黃貴嬪早亡令潘

妃母養之拜潘氏為貴妃乘卧輿帝騎馬從後著織成
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縛稍又有金銀校具錦繡諸帽數
十種各有名字戎服急裝縛袴上著絳衫以為常服不
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阨窄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
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馳去馬乘具用錦繡處患為雨
所濕織雜采珠為覆蒙備諸雕巧教黃門五六十人為
騎客又選營署無賴小人善走者為逐馬鷹犬左右數
百人常以自隨奔走往來略不暇息置射雉場二百九

十六處翳中帷帳及步障皆給以綠紅錦金銀鏤弩牙
瑇瑁帖箭每出輒與鷹犬隊主徐令孫媒翳隊主俞靈
韻齊馬而走左右爭逐之又甚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
斗能擔幢初學擔幢每傾倒在幢杪者必致踣傷其後
白虎幢七丈五尺齒上擔之折齒不倦擔幢諸校具服
飾皆自製之綴以金華玉鏡衆寶舍人主書及至左右
主帥並皆侍側逞諸變態曾無愧顏始欲騎馬未習其
事俞靈韻為作木馬人在其中行動進退隨意所適其

後遂為善騎陳顯達卒漸出游走不欲令人見之驅斥
百姓唯置空宅而已是時率一月二十餘出既往無定
處尉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南行驅北應旦出夜便驅
逐吏司奔驅叫呼盈路打鼓蹋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
臨時驅迫衣不暇披乃至徒跣走出犯禁者應手格殺
百姓無復作業終日路隅從萬春門由東宮以東至郊
外數十里皆空家盡室巷陌縣慢為高障置人防守謂
之屏除高障之內設部伍羽儀復有數部皆奏鼓吹羌

胡伎鼓角橫吹夜反火光照天每三四更中鼓聲四出
幡戟橫路百姓喧走士庶莫辨或於市肆左側過親幸
家環繞宛轉周徧都下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
不知所過疾患困篤者悉捫移之無人捫者扶匍道側
吏司又加捶打絕命者相係從騎及左右因之入富家
取物無不蕩盡工商莫不廢業樵蘇由之路斷至於乳
婦昏姻之家移產寄室或輿病棄屍不得殯葬有棄病
人於青溪邊者吏懼為監司所問推至水中泥覆其面

須臾便死遂失骸骨前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留視及家人還鼠食兩眼都盡如此非一又常至沈公城有一婦人當產不去帝入其家問何獨在荅曰臨產不得去因剖腹看男女又長秋卿王儼病篤不聽停家死於路邊丹陽尹王志被驅急狼狽步走惟將二門生自隨藏朱雀航南酒壚中夜方得羽儀而歸喜游獵不避危險至蔣山定林寺一沙門病不能去藏於草間為軍人所得應時殺之左右韓暉光曰老道

人可念帝曰汝見麋鹿亦不射邪仍百箭俱發故貴人富室者皆數處立宅以為避圍之舍每還宮常至三更百姓然後得反禁斷又不即通處處屯咽或泥塗灌注或冰凍嚴結老幼啼號不可聞見時人以其所圍處號為長圍及建康城見圍亦名長圍識者以為讖焉三年殿內火合夕便發其時帝猶未還宮內諸房閣已閉內人不得出外人又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領軍將軍王瑩率衆救火太極殿得全內外叫喚聲動天地帝

三更中方還先至東宮慮有亂不敢便入參覘審無異
乃歸其後出游火又燒璿儀曜靈等十餘殿及栢寢北
至華林西至祕閣三十餘間皆盡左右趙鬼能讀西京
賦云栢梁既災建章是營於是大起諸殿芳樂芳德仙
華大興含德清曜安壽等殿又別為潘妃起神仙永壽
玉壽三殿皆市飾以金壁其玉壽中作飛仙帳四面繡
綺窻間盡畫神仙又作七賢皆以美女侍側鑿金銀為
書字靈獸神禽風雲華炬為之玩飾椽桷之端悉垂鈴

佩江左舊物有古玉律數枚悉裁以鈿笛莊嚴寺有玉
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光相禪靈寺塔諸寶珎皆剝取
以施潘妃殿飾性急暴所作便欲速成造殿未施梁桶
便於地畫之唯須宏麗不知精密酷不別畫但取絢曜
而已故諸匠賴此得不用情又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
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塗壁皆以麝香錦幔
珠簾窮極綺麗繫役工匠自夜達曉猶不副速乃別取
諸寺佛剎殿藻井仙人騎獸以充足之武帝興光樓上

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瑠璃
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人間
金銀寶物價皆數倍琥珀釧一隻直百七十萬都下酒
租皆折輸金以供雜用猶不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
塘埭丁計功為直斂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由是所
在塘瀆悲皆隳廢又訂出雄雉頭鶴氅白鷺縑百品千
條無復窮已親偉小人因緣為姦科一輸十又各就州
縣求為人輸準取見直不為輸送守宰懼威口不得道

須物之處以復重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
泣道路少府大官凡諸市買事皆急速催求相係吏司
奔馳遇便虜奪市廛離散商旅靡依又以閔武堂為芳
樂苑窮奇極麗當暑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卒無一
生於是徵求人家望樹便取毀徹墻屋以移置之大樹
合抱亦皆移掘插葉繫華取玩俄頃剗取細草來植階
庭烈日之中至便焦燥紛紜往還無復已極山石皆塗
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明

帝時多聚金寶至是金以為泥不足周用令富室買金不問多少限以賤價又不還直張欣泰嘗謂舍人裴長穆曰宮殿何事頓爾夫以秦之富起一阿房而滅今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殆矣荅曰非不悅子之道顧言不用耳潘妃放恣威行遠近父寶慶與諸小共逞姦毒富人悉誣為罪田宅貲財莫不啟乞或云寄附隱藏復加收沒計一家見陷禍及親鄰又慮後患男口必殺明帝之崩竟不一日蔬食居處衣服無改平常

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制斬衰經杖衣悉麤布羣小來弔
盤旋地坐舉手受執蔬膳積旬不聽音伎左右直長閤
豎王寶孫諸人共營肴羞云為天子解菜又於苑中立
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宮人閹豎共為裨
販以潘妃為市今自為市吏錄事將鬪者就潘妃罰之
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敕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荆子
閤內不得進實中荻雖畏潘氏而竊與諸姊妹淫通每
游走潘氏乘小輿宮人皆露禪著綠絲屣帝自戎服騎

馬從後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于
時百姓歌云閭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又偏
信蔣侯神迎來入宮晝夜祈禱左右朱光尚詐云見神
動輒諮啟並云降福始安之平遂加位相國末又號為
靈帝車服羽儀一依王者又曲信小祠日有十數師巫
魔媼迎送紛紜光尚輒託云神意范雲謂光尚曰君是
天子要人當思百全計光尚曰至尊不可諫正當託鬼
神以達意耳後東入樂游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光尚曰

向見先帝大瞋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與光尚等尋覓
既不見處乃縛菰為明帝形北向斬之縣首苑門上自
永元以後魏每來伐繼以內難揚南徐二州人丁三人
取兩以此為率遠郡悉令上米準行一人五十斛輸米
既畢就役如故又先是諸郡役人多依人士為附隸謂
之屬名又東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詐病遣外醫巫在所
檢占諸屬名并取病身凡屬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
並是役蔭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積年皆揃充將役又追

責病者租布隨其年歲多少銜命之人皆給貨賂隨意縱捨又橫調徵求皆出百姓羣小以陳顯達下數日便敗崔慧景圍城正得十日及蕭衍師至亦謂為然裹糧食樵芻凡所須物為百日備帝謂如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及至近郊乃聚兵為固守計召王侯分置尚書都坐及殿省尚書舊事悉充紙鎧使冠軍將軍王珍國領三萬人據大桁莫有鬪志遣王寶孫督戰呼為王侯子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閣將軍席豪發憤突陣死

豪驍將也既斃衆軍於是土崩軍人從朱雀觀上自投
及赴淮水死者無數於是閉城自守城內軍事委王珍
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以稷為副實甲猶七萬人帝著
烏帽袴褶備羽儀登南掖門臨望又虛設鎧馬齊仗千
人皆張弓拔白出東掖門稱蔣王出盪又受刀敕等教
著五音兒衣登城望戰還與御刀左右及六宮於華光
殿立軍壘以金玉為鎧仗親自臨陣詐被創勢以板棚
將去以此厭勝又於閤武堂設牙門軍頓每夜嚴警帝

於殿內騎馬從鳳莊門入徽明門馬被銀蓮葉具裝鎧
雜羽孔雀寄生逐馬左右衛從晝眠夜起如平常聞外
鼓吹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望弩幾中之衆皆怠怨
不為致力募兵出戰至城門數十步皆坐甲而歸慮城
外有伏兵乃燒城傍諸府署六門之內皆盡城中閣道
西掖門內相聚為市販死牛馬肉蕭衍長圍既立塹柵
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如法
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為就我求物後堂

儲數百具榜啟為城防帝曰擬作殿竟不與城防巧手而悉令作殿晝夜不休又催御府細作三百人精仗須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法珍虫兒又說帝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張稷懼禍乃謀應蕭衍以計告後閤舍人錢強強許之密令游盪主崔叔智夜開雲龍門稷及珍國勒兵入殿分軍又從西上閤入後宮御刀豐勇之為內應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卧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

宮清曜閤已閉闔人禁防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顧曰
奴反邪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依漢海昏
侯故事追封東昏侯

和帝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建武元年封隨郡
王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出為西中郎將荊州刺史督
九州軍事二年十一月甲寅長史蕭穎胄奉王舉兵其
日太白及長星俱見西方乙卯教募嚴丙辰以雍州刺
史蕭衍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戊午衍表勸進十

二月乙亥羣僚勸進並不許壬辰驍騎將軍夏侯亶自建鄴至江陵稱宣德太后令西中郎將南康王宜纂承皇祚光臨億兆可且封宣城王相國荊州牧加黃鉞置僚屬三年正月乙巳王受命大赦唯梅虫兒茹法珍等不在例是日長星見竟天甲寅建牙于城南二月己巳羣僚上尊號立宗廟及南北郊

中興元年春三月乙巳皇帝即位大赦改永元三年為中興文武賜位二等是夜彗星竟天以相國左長史蕭

頴胄為尚書令加雍州刺史蕭衍尚書左僕射都督征討諸軍以晉安王寶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丙午有司奏封庶人寶卷為零陵侯詔不許又奏為涪陵王詔可夏四月戊辰詔凡東討衆軍及諸向義之衆普復除五年秋七月丁卯魯山城主孫樂祖以城降己未郢城主薛元嗣降八月丙子平西將軍陳伯之降九月己未詔假黃鉞蕭衍若定京邑得便宜從事冬十一月壬寅尚書令鎮軍將軍蕭頴胄

卒十二月丙寅建康城平己巳宣德皇太后令以征東大將軍蕭衍為大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壬申改封建安王寶寅為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為太尉領司徒乙酉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為左僕射

二年春正月戊戌宣德皇太后臨朝入居內殿壬寅大司馬蕭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己酉以大司馬長史王亮為守尚書令甲寅加大司馬蕭衍位相國梁公

備九錫禮二月壬戌誅湘東王寶暉丙戌進梁公蕭衍
爵為王三月辛丑鄱陽王寶寅奔魏誅邵陵王寶攸晉
熙王寶貞庚戌車駕東歸至姑熟丙辰遜位于梁丁巳
廬陵王寶源薨四月辛丑禪詔至皇太后遜居外宮梁
受命奉帝為巴陵王宮于姑熟戊辰巴陵王殂年十五
追尊為齊和帝塋恭安陵初梁武帝欲以南海郡為巴
陵國邑而遷帝焉以問范雲雲俛首未對沈約曰今古
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武領之於是

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
飲一升伯禽就加招焉先是文惠太子與才人共賦七
言詩句後輒云愁和帝至是其言方驗又永明中望氣
者云新林婁湖青溪並有天子氣於其處大起樓苑宮
觀武帝屢游幸以應之又起舊宮於青溪以弭其氣而
明帝舊居東府城西延興末明帝龍飛至是梁武帝衆
軍城於新林而武帝舊宅亦在征虜百姓皆著下屋白
紗帽而反裙覆頂東昏曰裙應在下今更在上不祥命

斷之於是百姓皆反裙向下此服袂也帽者首之所寄
今而向下天意若曰元首方為猥賤乎東昏又令左右
作逐鹿帽形甚窄狹後果有逐鹿之事東昏宮裏又作
散叛髻反髻根向後百姓爭學之及東昏狂惑天下散
叛矣東昏又與羣小別立帽竊其口而舒兩翅名曰鳳
度三橋帚向後總而結之名曰反縛黃麗東昏與刀敕
之徒親自著之皆用金寶鑿以辟璫又作著調帽鏤以
金玉間以孔翠此皆天意梁武帝舊宅在三橋而鳳度

之名鳳翔之驗也黃麗者皇離為日而反縛之東昏戮死之應也調者梁武帝至都而風俗和調先是百姓及朝士皆以方帛填胃名曰假兩此又服祆假非正名也儲兩而假之明不得真也東昏誅其子廢為庶人假兩之意也

論曰鬱林地居長嫡瑕釁未彰而武皇之心不變周道故得保茲守器正位尊極既而愆鄙內作兆自宮闈雖為害未遠而足傾社稷郭璞稱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

隆昌之號實亦同焉明帝越自支庶任當負荷乘機而作大致殲夷流涕行誅非云義舉事苟非安能無內愧既而自樹本枝根脩孤弱貽厥所授屬在凶愚用覆宗祔亦其理也夫名以行義往賢垂範備而之禪術士誠之東昏以卷名藏以終之其兆先徵蓋亦天所命矣

南史卷五

謹案卷四第十頁後七行公忠誠慷慨刊本誠訛
議據監本改

第十六頁前四行遺兼太保司空褚彥回刊本遺
訛遺今

[illegible]